

税官

贫穷落后的山区小县
只求政绩 不问苍生的县长
亲情、爱情、报国忠情包裹下的税务干部们
在权与法、情与理的交织争斗中
该如何艰难 **抉择**

车家智 / 著

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税官

车家智 / 著

贫穷落后的山区小县

只求**政绩** 不问**苍生**的县长

亲情、爱情、报国忠情包裹下的税务干部们

在**权与法、情与理**的交织争斗中

该**如何**艰难**抉择**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税官 / 车家智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396-2683-6

I. 税... II. 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1790 号

税官

车家智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胡莉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:安徽星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22

字 数:200,000

印 数:4000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683-6

定 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车家智，安徽巢湖人，曾在解放军某部任枪炮兵、机要员，现在某市税务部门担任领导职务。2002年创作电视剧「地税方阵」，后与人合作改为电视剧「税务局长」，2005年3月于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连续播出。「税官」是作者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



税官

车家智 /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胡莉 装帧设计:丁明+陈亚平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第一章 新官上任/1

年近五十的部队转业干部、新任地方税务局局长郑志瑞顾不得擦一下额上的汗水，正心急火燎地给各个税务分局打电话，布置当晚开展税收突击检查工作。上半年只剩二十几天了，税收任务还缺三百多万元，这对于一个年度地方税收仅有两千万元，上半年必须实现一千万元的山区小县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。

第二章 内外交困/17

程丕站在载光娱乐城门前，手里拿着一把杀猪刀。他二十几岁，长头发，留胡子，身边站着几个痞子模样的青年，一律怒目而视，满脸凶相。他横蛮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我不懂法，要税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姓孙的想从我身上开刀，没门！”

第三章 “天”降大任/29

陈冀功对郑志瑞的顶撞十分反感，他转过身来直视郑志瑞，断然地说：“这是政治任务，是不容讨价还价的。如果完不成三千万元收入任务，我拿你是问！”

第四章 柔情蜜意/43

薄霞面带娇嗔地说：“又是老一套，你就不会说点新的？”严军搔搔后脑勺，想了一想，又望望郑亦男，然后稍稍凑近薄霞的耳朵说：“早点回来，别把我想死了！”说着把嘴唇贴了上去。

第五章 密访市长/59

突然，一束强烈的手电光照在陈冀功的脸上，打断了陈冀功的思

绪。陈冀功和陈文山连忙站起来，见黑暗中站着两个高大的警察。

第六章 初战告捷/77

突然，程丕的妻子像疯子一样冲到警车前睡地撒泼。一些人上前把她拉到一边，警车继续移动。突然，她从地上拣起一块大石头砸向警车，警车的玻璃顿时粉碎。

第七章 悲壮领命/93

李立穹捂着脸不语，憋了半天，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我没有办法了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税源不到二十万，任务领了五十万，我想尽办法也只能完成三十万，还有二十万，我死也死不出来。我这个分局长不当了，你们处分我吧！”

第八章 一波又起/107

县政府大楼前，四五十个工商户代表围住大门，他们打着几条标语：“强烈要求减税！”“税务干部打人必须严惩！”陈文山一出现，就被围住。

第九章 巧破凶案/123

正在酒酣之时，忽听警车、救护车铃声大作。众人都很诧异，一个女服务员跑进来大声喊：“郑局长，你们一位税务干部被人打倒了，满脸是血，好怕人啊！”顿时满座皆惊。

第十章 微服私访/139

兰建国问：“小厂每年缴多少税，你知道吗？”中年妇女“嗤”了一声：“他们哪里还缴税？小厂在县工业开发区注册，享受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。”兰建国气愤地说：“这是钻政策的空子，化公为私啊！”

第十一章 亲情枷锁/153

郑志瑞一句话不说，拔腿就走，到了门口，他指着门楣上的牌子说：“这牌子要摘下来！”余尚金说：“凭什么要摘下来？”郑志瑞说：

“这上面有我的名字，不许用！”余尚金：“这怎么是你的名字？那是董存瑞的‘瑞’，黄继光的‘光’！”

第十二章 身不由己/171

这时，钱矿长又倒上一杯说：“小李子，这一杯酒五万块。喝下去，你们的上半年税收任务就完成了。”李立穹想了一想，伸出颤抖的手，把酒杯送到自己的嘴边，不顾一切地把这杯酒喝了下去。旋即整个人倒下去了。

第十三章 张网以待/187

石文革紧逼说：“还有什么商量的？兰建国还敢不听您的！我这个人做事干脆，行，还是不行，您表个态。我就要个面子，如果不行，我下次绝不提这事！”陈冀功为难了，他说：“我会考虑的。”石文革不放过他：“能不能就这样定了？”

第十四章 陈仓暗度/205

兰建国重新来到会场，他向大家致歉说：“对不起大家，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，揭标时间要推迟几天。”

一时会场大哗。

第十五章 花样百出/219

甲乙都惊得张开嘴，半天合不拢：“您，您就是石市长？您亲自来——上厕所？请，厕所里面请！”石蒙大踏步地进去了。

第十六章 后院告急/233

薄霞哭道：“一家人都在逼我，凭什么？”哭着进了寝室，带上了房门。薄母来敲门：“小霞，小霞。”薄父大声说：“我们走，让她好好想想！”

第十七章 落入陷阱/249

吴昌富用钥匙捅开门，蹑手蹑脚地进来了。他走到薄霞床前，看着沉睡在床上的美人，嘴角露出阴险的笑。他慢慢地挨到她的身边，轻轻地、一层层地拨开薄霞的衣服……

第十八章 金屋藏娇/263

吴晓晴说着，转身去了浴室，调好水温，迅即脱掉衣裙，洗起澡来。一面喊：“冀功，快来呀！”陈冀功听到“哗哗”的水声，不禁浑身燥热起来。他丢掉烟头，脱掉衣裤，进入了浴室。旋即浴室里传出轻松愉快的嬉笑声。

第十九章 心结终解/281

郑志瑞说：“小李呀，我在收到你的辞职报告后，几个晚上没睡着，我心里舍不得你走。我很自责，我和同志们谈心不够，大家还不完全了解我。今后，我要多和大家谈心。你有什么想法，直接讲，好吗？”

第二十章 “朵朵”之祭/297

朵朵手里拿着一张纸片，纸片滑落到火桶里，立刻冒起了黑烟。朵朵惊慌失措，她哭喊着：“妈妈……”站桶里冒出火光，朵朵大哭起来。朵朵试图从站桶里爬出来，但无济于事。她拼命挣扎，最后与站桶一起倒地。朵朵身上冒着烟，一只小鞋脱落，滚到一边。

第二十一章 天崩地陷/311

愤怒的工人包围了地税局办公楼，地税局干部连忙关上大门。郑志瑞和周敬业被困在楼上。工人们用石块、酒瓶砸过来，玻璃窗像冰一样掉了下来，发出爆裂的声响。

第二十二章 曙光初现/329

陈冀功连忙用手捂住她的嘴，吴晓晴咬破了他的手指，仍然大叫。陈冀功用枕头压住吴晓晴的面部，吴晓晴拼命挣扎，呼叫。陈冀功拼命压住。不一会儿，吴晓晴没有声息了。

第一章

新官上任

年近五十的部队转业干部、新任地方税务局局长郑志瑞顾不得擦一下额上的汗水，就心急火燎地给各个税务分局打电话，布置当晚开展税收突击检查工作。上半年只剩二十几天了，税收任务还缺三百多万元，这对于一个年度地方税收仅有两千万元，上半年必须实现一千万元的山区小县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。

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的一天下午，天气异常炎热。太阳的光芒像千万支毒箭，射向赤县城里那用钢筋混凝土浇铸成的大小、高高矮矮的楼房，射向那用沥青与卵石铺就的长长短短、弯弯曲曲的街道。被四面青山包围的小小的赤县城，像在热锅里被无情地熏蒸着。天空明晃晃的，让人睁不开眼，树叶卷曲并垂下了头，知了躲在树干的阴面焦躁地喊叫：“热——啊，热——啊……”

赤县地方税务局那幢三层小楼，正处在烈焰的煎熬之中。上了年纪的华生牌电风扇尽管十分卖力，却怎么也吹不出清凉的风。年近五十的部队转业干部、新任地方税务局局长郑志瑞顾不得擦一下额上的汗水，就心急火燎地给各个税务分局打电话，布置当晚开展税收突击检查工作。上半年只剩二十几天了，税收任务还缺三百多万元，这对于一个年度地方税收仅有两千万元、上半年必须实现一千万元的山区小县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再开展一次全面的税收突击检查，把可能漏征的税款足额征收上来。这个计划经上午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确定了下来。下午一上班，郑志瑞就一个分局一个分局打电话，下达工作任务。

“热?!”郑志瑞一面擦汗一面训斥道，“怕热当什么税务干部？都给我服装整齐，晚上七点半到县局办公室集合，少一个人，看我怎么整你！”

接电话的是城关税收征管分局局长孙为国，一位长得虎背熊

腰的三十几岁的年轻人。他对着话筒嬉皮笑脸，故意逗老局长生气。

孙为国是郑志瑞的老部下，从部队起一直到地方。郑志瑞很喜欢孙为国，他精明能干，事业心强，工作起来不怕困难，敢冲敢闯，是自己身边的得力干将。在部队里，孙为国是郑志瑞的兵，为了锻炼培养孙为国，郑志瑞总是拣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让他去做，每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。正当郑志瑞将要提拔重用他的时候，孙为国却突然要求复员，这使郑志瑞大失所望，又十分恼火，他把孙为国大骂了一通：“你小子就是不想在我领导下好好干！”孙为国对郑志瑞仍是嬉皮笑脸，让郑志瑞拿他没有办法。两个月前，当郑志瑞转业回到故乡担任地税局长时，却意外地发现孙为国就在他领导的税收队伍里，担任赤县税收任务最重的城关税收征管分局局长，这使郑志瑞喜出望外。第一次见面，郑志瑞朝孙为国肩上狠狠擂了一拳，骂道：“你小子还是逃脱不了我的领导，是不是？”有了孙为国这样的得力干将，郑志瑞心里踏实多了。而孙为国呢，他对老首长是了解的：郑志瑞工作认真，不怕困难，关心同志，公正无私，有一股凛然正气。因此，他对老领导一直是很尊重的；但是，他对他的工作方法又不完全赞同，他的粗暴脾气有时叫他接受不了。加上青年人与中年人之间本就有一条代沟，因此孙为国在郑志瑞面前，是一个既听话而又调皮的小字辈。

训斥过孙为国，郑志瑞拨通了另一部电话，这时他的态度变得亲切和蔼了，对方是副局长周敬业。

“老周啊，拉肚子好些了？我想，今晚查税，你就甭参加了。”

周敬业是局里的副局长，老税干，税收业务熟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是税务局里公认的一头老黄牛。他这几天正闹病，但仍坚持

工作。接到郑志瑞的电话，周敬业笑着说：“老郑，拉点肚子算什么病嘛？收起税来，么事病也没了，哈哈！”

郑志瑞心里有些感动。周敬业是自己的好助手，要不是他的鼎力相助，自己这个刚从部队回来的税务新兵，领导这样一个专业性特强的税务机关，还真很难兜得转呢。

打完电话，郑志瑞才发现腰间的BP机响个不停，他摸出来一看，见上面一行阿拉伯字母：5433179，谐音就是：我是餐餐要吃酒。这是赤县经济协作办主任——郑志瑞的老同学蒋仁元打来的。郑志瑞拨通了蒋仁元的电话，只听电话里一阵“嘿嘿”的笑声。一听到这样的笑声，郑志瑞的眼前就浮现出蒋仁元那张弥勒佛一样的脸。那是个乐天派。

“好嘛，当上税务局长了，就不回老同学的传呼了？”

郑志瑞分辩道：“哪有的话，我不是刚刚收到的吗？”

“刚刚收到？”蒋仁元故意说，“你欠我三顿酒知道不？”

郑志瑞没好气地说：“胡说，谁欠你三顿酒？”

“嗨，想不到你这么憨直的家伙也学会赖账。”蒋仁元笑嗔道，“我问你，你当上税务局长该不该请客？你女人当上局长夫人该不该请客？我侄女亦男当上局长公主该不该请客？”

郑志瑞笑道：“馋鬼，你是这么编派出三顿酒呀，要想喝酒，下班到我屋里去。”

“到你屋里去？想那么便宜就打发我？”蒋仁元不屑地说，“告诉你，我今晚替你安排了一桌，请了几个企业家，滕副县长也参加，就在红香大酒店，你说办不办吧？”

郑志瑞犹豫了，心里直骂蒋胖子闲极无事，尽找麻烦，因问：“真的请他们了？”

“这还能骗你!”蒋仁元大声说,“人都来了,在包厢里打牌呢,你快过来吧!”说着挂上了电话。

郑志瑞心想,这帮家伙真会享福,不上班躲到饭店里吹空调,晚上喝酒还想让我去付账。但转念又想,自己从部队回来两个月了,也没有请过客,搞点人情交往也好,今后要做好税收工作,还要靠方方面面的支持,而支持是要感情作基础的,请客吃饭是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,这也是中国的“国情”。既然今天蒋仁元安排了,如果不去,就有些不近人情了。他放下电话,看看手表,才下午四点钟,觉得时间还早,决定先到孙为国的征管分局去看看。

到了那里,只见孙为国正在召开分局干部会议,研究晚上税收检查工作,周敬业也在座。郑志瑞指着孙为国说:“你不是嚷嚷太热吗?我来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怕热?”

孙为国笑道:“你老人家存心整我们,有么法子呢?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啊!”

周敬业满意地说:“我们还没布置,他们早就行动了。这几天他们哪一天晚上不加班呢?”

郑志瑞高兴地说:“嗨,倒是我们领导落在后头了。”

大伙商量后决定从南蝉街查起。周敬业说南蝉街是块硬骨头,要大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孙为国说再硬的骨头也要啃。郑志瑞见孙为国决心很大,十分满意,说有情况就打传呼给他。他和周敬业一起到其他几个分局看了一遍,见各分局都在认真准备,才算放了心。

将近下班时间,郑志瑞才急急忙忙赶往红香大酒店。

红香大酒店位于县城的中心地段,是一幢宫殿式的三层楼

房，飞檐翘瓦，曲折回廊，古色古香。檐下挂着一排红灯笼，正门前一条红地毯一直铺到街上，像一匹巨獒伸出血红的舌头。郑志瑞踏上红地毯，跨进门去，两位身着绿色旗袍的迎宾小姐连忙说一声“请”。蒋仁元坐在门厅里的沙发上向外张望，发现郑志瑞，他连忙站起来，提了一下挂到肚脐眼下面的皮带说：“唉呀，志瑞，你怎么屁股上生根，非到下班时间才离板凳？喝你这一餐酒真难啊！”

郑志瑞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这几天忙得很。”

“忙忙忙，忙什么事嘛！‘文化大革命’那阵子，党政机关几年不办公，生产不也照搞，老百姓的日子不也照过？”

郑志瑞用手抵了一下蒋仁元的大肚子说：“那可不一样，如果现在税务机关不收税，我看你们这些当官的到哪里拿工资。”

“嘿嘿！”大肚子抖动了一下，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的工资是你收来的？”蒋仁元斜眼觑着对方说，“不要我提醒你吧，我可是正科级国家干部啊！”他把“国家”两字说得很重。

“那也没用。”郑志瑞说，“现在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，分灶吃饭，你懂吗？”

蒋仁元瞪着眼不解地望望郑志瑞，他对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”这类词汇比较陌生。他带着郑志瑞上二楼。在楼梯上，蒋仁元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志瑞呀，你到赤县当地税局长，人事还很生疏，我考虑给你安排几桌酒，请县里一些头面人物、知名人士，和将来用得着的人，在一起聚聚，彼此混熟了，今后好办事。今晚是第一桌，我替你请到了电机厂厂长郭友齐、常务副县长滕季生。郭友齐可不是个好请的人物，还算我面子大呐！他这人在赤县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，连书记县长都让他三分，全县只这么一个大一点的企

业,宝贝疙瘩嘛。所以他这个人有些傲气,你要注意点哟。”

郑志瑞淡然一笑。

蒋仁元又看看郑志瑞,突然叫道:“哎呀,志瑞,你看你,一身臭汗,还不快到洗手间洗洗,注意点形象哟!”

郑志瑞来到洗手间,打开水龙头,双手从洗脸盆里捧水往脸上一浇,然后用衣襟揩干,朝镜子里瞅了一眼,他看到一颗谢了顶的脑袋和满是褶子的脸。这张脸最近越发消瘦了。这是因为除了工作的压力之外,家里的事也叫他烦心:八十岁老父卧病在床,自己忙起来无暇顾及。最头疼的是父亲看病需要花钱,而老人所在的单位——郑村小学又没有经费报销。郑志瑞只好先行垫付,这使得他家在经济上总是人不敷出。人们都说郑志瑞当官发财,春风得意,却不知人人都有烦心事,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!

来到包厢,推开门,一股凉风扑面而来,郑志瑞感到浑身一爽。只见里面坐着八个人,正分成两桌打牌哩。蒋仁元一一介绍。他指着一个身材魁梧、理着毛式大背头的汉子说:“这位就是著名企业家,赤县电机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友齐先生。”指着一位头顶全秃、相貌丑陋的小老头说:“这位是县化肥厂厂长关志亭先生。”指着一个身材矮小、面黄肌瘦像得了营养不良症的年轻人说:“这是赤县建筑公司经理窦富之。”郑志瑞一一与大家握过手。蒋仁元招呼大家上座,他让郑志瑞坐主人席,郑志瑞让他坐,蒋仁元就坐了上去。右边是郭友齐,郑志瑞,窦富之;左边留一个空位给常务副县长滕季生,再就是关志亭,其他人分次坐下。服务小姐上菜倒酒。

蒋仁元说:“滕副县长那边来了客,陪几杯酒就来,让我们先开始。来,举杯吧!”

众人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蒋仁元放下酒杯抹抹嘴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各位，今天志瑞委托我设宴请大家来，也没么事，一是和大家结识结识，二是请大家在今后工作中给予支持。志瑞年轻时候就参军，二十多年没有回乡，人事比较生疏，今后大家在一起工作，逐渐熟悉，互相有个关照。”

众人齐声道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么事不好说呢？”

窦富之说：“郑局长回乡工作，我们该给您设宴接风呀，怎么倒要您请我们哪。改日我来做东。”

关志亭也表态：“我做东也行嘛！”

郭友齐发话：“大家不要争了，还是我做东吧！”他这一说，其他人就不再说说了。

蒋仁元啧啧嘴品尝着酒的香味说：“大家轮流做东嘛。时间由我来安排。这酒得一顿一顿地喝哟。”

郑志瑞站起来说：“我先敬大家一杯，感谢大家赏光。”

大家举杯相迎。

蒋仁元喝完酒，坐下来又抹一下嘴说：“志瑞呀，你来之前，我已把你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。你呢，是个实在的人，诚实的人，政治思想好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在部队里是个优秀的政工干部，是正团级哪！奖状寄回家挂满了一方墙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郑志瑞谦虚地说：“那是过去的事了，这一点点成绩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关志亭连忙说：“郑局长未转业之前，你的名字，在赤县已是人人皆知的，你的为人，在转业干部中也是有口皆碑的。”

窦富之奉承道：“郑局长为人厚道，肯帮助人，够朋友，这一点